

張掖文史資料

第四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編
張掖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

张掖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张掖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一九九四年八月

责任编辑 施生民 谢继忠

责任校对 张中式 郝辉君

张掖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主 办：甘肃省张掖市政协

编辑出版：《张掖文史资料》编辑室

地址：张掖市民主西街19号

邮编：734000

准印证号：甘新出060字总030号(93)004号

印 数：1—2000册

印 刷：张掖地区河西印刷厂

工本费：3.3元

张掖文史资料（第四辑）目录

史 地 考 释

- 大禹导弱水与周穆王西巡 王秉德 (1)
月氏建都昭武城，匈奴驻牧弱水畔 王秉德 (6)
汉武帝始建张掖郡 王秉德 (10)

政 治 军 事

- 清末王良庆起义的被镇压 曹扶汉 (12)
马璘在张掖前后 谢继忠 (13)
青海马家军的兴起和其干将韩起功对张掖的十年统治
..... 施生民 (16)
解放初期的张掖分区 李生安 安永香 (27)
王家三霸的罪恶及其伏诛 曹扶汉 (32)
恶霸地主曹佩怀的发迹与其覆亡 鲁 玲 施生民 (38)
84801部队支援地方建设 纪实 郑建安 (42)

人 物 轶 事

- 周恩来曾营救被困在张掖的红西路军 王秉德 (46)
辛亥革命时期的张掖志士王之佐 王秉德 (49)
从腊子口到甘州康隆寺 徐家富 (54)
张三丰其人和其流寓甘州时的传说 施生民 (57)

农 牧 工 商 交 通

- 汉代张掖农业的开发 王海峰 潘金生 (61)

民国时期的张掖农业	张中式	(64)
张掖的农谚	王海峰 潘金生	(72)
民国时期的张掖畜牧业	张有贤 李生香	(77)
甘州至肃州的驿站	周光汉	(81)
张火公路修建始末	张中式	(82)
民国时期的张掖商业	王秉德	(84)
民国时期鸦片在张掖的泛滥	谢继忠	(93)

文化 教育

明清时期张掖的五所书院	施生民	(98)
民国时期的张掖教育	周定国	(104)
漫谈张掖古代音乐歌舞及其演变	王秉德	(108)
张掖的戏剧舞台装饰艺术及其发展	张有贤	(124)
张掖的古塔	周定国	(131)
张掖大佛寺卧佛殿两侧的砖雕	王秉德	(134)

宗教 民俗 方言

藏传佛教在张掖	土仲雍	(135)
张掖被定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	王秉德	(145)
民国时期张掖的秘密宗教皇极会	王秉德	(146)
街门匾额趣谈	翟同宪	(150)
张掖城市的旧民居——四合院	周定国	(155)
张掖方言中的逆序词	邓旭东 张志先	(157)
张掖方言中的四字格调	张志先 邓旭东	(160)

大禹导弱水与周穆王西巡

王秉德

张掖地处河西走廊中部，南为祁连山，北有合黎山。远古代的祁连山，积雪深厚，冰川广布。每当盛夏，千峰消融，万壑争流，使走廊成为森林繁茂、湖川密布的水乡泽国。在大禹“导弱水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之前，由今张掖市到高台县是一大内陆湖泊，泛称西海。在这一湖泊周边，很早就有人类居住。张掖西城驿、民乐东西灰山、山丹龙首山、四坝滩等地出土文物，表明新石器时期张掖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

建国前完成的《新修张掖县志》记载：“华人，古华胥国之民也，由帕米尔高原迁至张掖，原住地址称人祖山，即今谓之人宗口”。按人祖山在张掖城东北四十里，当时正处在西海之边，山青水秀，适于人居。《拾遗记·春皇庖牺》说：“春皇者，庖牺（即伏羲）之别号，所都之国，有华胥之洲。神母游其上……历十二年而生庖牺”。是说伏羲氏即出生于西海之滨的华胥之洲。《列子·黄帝》记载了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之国”。说该国百姓听任自然，甚为自得，成为他心目中理想的国度。于是与夫人皇娥一同西游。《拾遗记·少昊》及《帝王世纪》记载“黄帝自穷桑登位”。说穷桑地方僻在西海之边，与中原隔绝，人烟稀少。黄帝同夫人皇娥（嫫祖的小名）一同游到穷桑，皇娥留在穷桑，生下了少昊。她曾弹瑟歌唱穷桑与西海：

天清地旷浩茫茫，万象回薄化无方。

浩天荡荡望苍苍，乘桴轻漾着日旁。

当其何所至穷桑，心知何乐说未央。

黄帝回到中原后，曾命乐官将华夏音乐传给祁连山一带。

《吕氏春秋》这样记载：“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原注大夏为西方之山），乃止阮逾之阴（阮逾《汉书·律志》作昆仑）”。按当时的昆仑泛指包括祁连山在内的西部大山，当时尚没有祁连这一名称。

黄帝的孙子颛顼也生在弱水之滨的穷桑，《吕氏春秋》记载：“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穷桑”。若水即弱水。《甘肃省志·大事记》记载：“帝颛顼高阳氏西巡至流沙（《省志》原注：流沙在张掖地区北部）”。他西巡的目的，显然是怀念他出生的地方。民国初年学者钟毓龙参考《张掖记》等书编著的《上古神话演义》（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所记帝喾姓姬名俊，是少昊的孙子，也生于穷桑，曾辅佐颛顼治理国事，随颛顼西巡至流沙。颛顼死后，姬俊被推为君主，是为帝喾，改国号高辛氏。他的第二夫人简狄，是娀国君主的女儿。钟毓龙认为娀国在今甘肃省高台县境内。

《山海经·大荒西经》概括了当时弱水形势与居民情况：“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其山万物尽有”。尧舜时期，仍有西海与西王母的记载。《拾遗记》载：“尧登位三十年，有巨槎浮于西海，槎上有光，夜明昼灭。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太平广记》引《风俗通》：“舜之时，西王母谢白玉琯”。说明舜之时，西王母这一母系氏族，已能雕琢玉器。同时也说明河西走廊已开始成为“昆山之玉”输往中原的“玉石之路”。

《夏书·禹贡》载，大禹“导弱水于合黎，余波入于流

沙”。是说大禹凿开了合黎山峡口，空出西海之水，使弱水、黑河直接流经峡口而入于流沙，使原来是西海的地方，变成后来张掖、临泽、高台一大片沃野绿洲。

关于大禹在河西活动的情况，1989年12月成书的《甘肃省志·大事记》归纳《史记·夏本纪》等资料，作了以下三条记述：

“帝尧陶唐氏八十六年，禹治水成功。导黑水到三危山，度三危山后，三苗、西戎表示归顺；西巡到流沙地区，声教布于四海。”

“帝舜元年，命禹治平水土，禹曾巡行天下，察视地宜及山川便利，制定各地贡赋等级。西至黑水，东至黄河，为雍州，土地属于黄壤，田为上上等，贡赋为中下等。贡品有球、琳、琅玕等。”

“帝禹元年，封禹少子于西戎，世代为首领。”

大禹少子受封的地方在黑河流域，由于他是黑河之祖的儿子，被尊称为河宗。《穆天子传》中多次提到河宗的子孙，他们分居于黑河流域，管理黑河水系与当地部落。当地部落被称为禹知或禹氏，就是后来的月氏。《逸周书·王会》篇中“禹氏駒駘”，即指禹氏向西周朝贡的事。駒駘即产于甘州境内，《甘肃通志·杂记》说：“扁都口南五十里有野马川，出野马，古所谓駒駘者也。”

周穆王时期，与河西各民族有更为频繁的联系。《十洲记》说：“周穆王时，西湖献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满杯”。《元和郡县图志》也记载有周穆王伐西戎，昆吾献赤刀的事。按昆吾为哈密古称，夜光杯玉石产自祁连山。《竹书纪年》记载，周穆王十三年秋，“西戎来宾”；十七年，穆王西狩昆仑，会见西戎首领西王母；同年，西王母贡于周朝，“宾于昭宫”。

晋代郭璞作注的《穆天子传》详细记述了周穆王西巡的事。《隋书·经籍志》认为是周时内史所记周穆王的起居注。著名历史学家岑仲勉《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认为该书第一卷主要记

述周穆王十三年西巡黑河流域的情况。说周穆王于该年三月初二日进入“焉居、禹知之平”，岑仲勉认为焉居即义渠，禹知即月氏。义渠居于今武威一带，月氏居于今张掖一带，“焉居、禹知之平”即是甘、凉二州富沃之平野。初四日到达河宗子孙酓柏綮所居的酓邦，酓邦即在今张掖一带。穆王到达酓邦后，受到热烈欢迎与款待。酓柏綮奉献给穆王豹皮10张和良马26匹，穆王让他的宠臣井利接受了这些礼物。休息两天后，柏綮陪同穆王到达黑河之旁的漆泽住了下来，并在河中钓鱼。初七日又到渗泽的地方狩猎。渗泽有大禹少子河宗的陵墓，穆王将所猎白狐、黑貉致祭于河宗之墓。初九日仍在渗泽休息，穆王到黑河边赴宴，让随行的六师部队游览于酓邦之南的渗泽之上。十一日穆王继续西行，到达阳行之山河伯无夷的都城（约在今高台县境）。无夷也是河宗的子孙，是当地的首领。在河伯无夷的陪同下，继续向燕然之山（当指合黎山）进发。中途受到另一大首领河宗柏夭的迎接，柏夭住地约在今天城一带。柏夭向穆王敬献束帛与璧玉，穆王让另一宠臣鄒父接受了柏夭的礼物，然后一同到达柏夭所居的都城（当在今高台天城附近）。十六日这天，穆王在众人陪同下，专程前往合黎山，“大朝于燕然之山，河水之阿”。观看了当年大禹开凿的峡口。回城后，穆王命井利、梁固二臣整饬随行的六师兵丁，亲自选择戊午吉日（二十一日）举行祭河大典。二十一日这天，穆王在六师部队的警卫下，身穿天子大服，乘八骏之乘来到河边，事先宰好的牛马豚羊全牲50具陈列一旁，穆王冠冕、鞬带、搢笏、夹珮、奉璧，南面而立。典礼开始后，穆王向黑河宣念颂词，然后向河宗授璧，河宗柏夭受璧后，面对黑河将璧沉于河中，向河再拜稽首，宣念祝词，然后将全牲50具投入河中。接下来是河宗柏夭与河伯无夷代表大禹与河神向穆王授命。先是河伯无夷向穆王授命，无夷高声呼唤着穆王的名字说：“穆满！（穆王姓姬名满，故叫他穆满）汝当永致用时事。”意为你要永

远为百姓做好事。接着是河宗柏夭向穆王授命，他也高声呼唤着穆王的名字说：“穆满！大禹与河神将赐给你春山之宝，又赐你昆仑殿舍四，平泉七十，让你亲到昆仑之丘，以观春山之宝”。于是穆王受命，南向再拜。至此，祭河大典才算结束。经过这次祭河大典，穆王才决定继续西行，以登昆仑之丘。第二天是二十二日，穆王大朝于黄之山（当是天城东面的黑山），观看了当年大禹“导弱水于合黎”的图册与有关记载。穆王也展出了带来的金、银、珠、玉等各种宝器，让人们观赏。这使河宗、河伯大开眼界，赞叹不已。他们盛赞天子之宝值万金，为臣之宝只值百金，士之宝五十金，庶人之宝十金。天子之宝是任何人不能与之相比的。又盛赞穆王的兵马与武器的精良，说天子之马日行千里，胜过任何野兽的速度。说天子之狗（指穆王随行的6条猛犬）日行百里，可以执虎豹。柏夭补充说，征鸟使翼，最快的鸟也不过飞行八百里，名兽使足，最快也超不过千里，狻猊、野马走百里到五百里，麋走20里，都不能与天子的马相比。展览结束后回到城中，使河宗柏夭很感动，他决定亲自为穆王作向导，一同西征。在准备了6天之后，柏夭乘穆王所赐的黄车，走在穆王前面，向西进发。于二十八日渡过黑河，到达河宗别墅温谷乐都，这里是河宗子孙游居的地方。二十九日这天休息，从官检修西行器具。穆王命正公郊父检修八骏之乘，到枝涛地方饮酒。为穆王驾车的四位御者建议穆王田猎或钓鱼。穆王说：“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辨于乐，难免后世之人追数吾过。”决意不去田猎或钓鱼。随行的七萃之士听了穆王这样谦虚与自责，盛赞穆王能关心百姓，与民共利。穆王听了他们的歌功颂德，很是喜欢，当即赐给七萃之士左佩玉华。七萃之士再拜顿首。该书卷一到此为止。卷二才是登昆仑之丘，卷三见到西王母。《广舆记》载，“昆仑山在肃州，其巍峻极，春夏积雪不消，周穆王见王母于此。”当在今肃南县祁丰区。

月氏建都昭武城 匈奴驻牧弱水畔

王秉德

月氏是我国古代河西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古代文献中称析支、禺氏或禺知。《史记·夏本纪》所说：“弱水既西……三危既度……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序。”西戎中的析支，当指月氏。《逸周书》中“王会”篇中所说“禺氏駒駘”，即指禺氏向西周朝贡的事。《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十三年西巡，来到黑河（弱水）流域的“禺知之平”。著名历史学家岑仲勉考证，禺知之平即指今张掖一带。当时张掖一带地名酈邦，是月氏首领酈柏綮统辖的地方。周穆王的到来，受到酈柏綮的热烈欢迎与款待。酈柏綮奉献给穆王豹皮10张、良马26匹。穆王让他的宠臣井利接受了这些礼物。春秋时期，月氏逐渐强盛，《甘肃民族贸易史稿》说，这一时期的月氏人曾活动到陇西，与秦国建立物物交换关系。秦穆公时，月氏进一步成为秦与西方各族货物交流的中介。战国时期，月氏进一步强盛，赶走了居于今敦煌一带的乌孙，统一了河西，正式建都昭武城（今张掖市沙井乡古城村）。《隋书·西域传》指出这一时期的月氏“王姓温，居祁连山之昭武城”。西域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人的商队即常驻昭武城贸易。日本考古学会会长江上波夫称康国人为古代外贸专家。中国丝绸通过昭武城由康国商队转往西域与欧洲，甚至远到非洲。当时希腊人称中国为赛里斯（丝国），欧洲人称中国为支那，支那即“秦”的谐音。近年奥地利科学家在研究一具

3000年前埃及第二十一王朝时期的一名妇女木乃伊时，用电子显微镜分析头发中的异物为蚕丝纤维，断定3000年前中国丝绸已进入非洲。日本江上波夫在其《骑马民族国家》中考证说，当时月氏确曾垄断了东西贸易之利。因此可以说，月氏人与康国人是最早将中国物质文明传到中亚甚至欧洲和非洲的古代部族。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月氏更为强大，所谓“东胡强，月氏盛”，当时月氏已是“控弦十余万”的强大的游牧民族，直接威胁北面的匈奴。匈奴头曼单于还将其太子冒顿送于月氏为质。今民乐永固城也是当时的月氏城，是月氏人在黑河以东的中心城市，统辖黑河以东及青海湟水流域的月氏部落。这一时期的月氏人在河西的统治处于全盛时期。

匈奴头曼单于将其太子冒顿送于月氏为质子，一方面是为了讨好月氏，一方面还另有其打算，就是要借月氏之手除掉冒顿，而另立少子为太子。所以他将冒顿质于月氏不久，就袭击月氏，以激怒月氏。果然，月氏上当受骗要杀冒顿，勇敢机智的冒顿盗其好马逃回匈奴，并于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射杀其父头曼而自立为单于。

汉高祖刘邦四年（前203年），冒顿单于打败东胡，回师后，又西击月氏，以报当年月氏王欲杀他之恨，使月氏受到很大损失而开始衰落。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年），冒顿单于派右贤王对河西发起进攻，“以夷灭月氏”，“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被迫离开河西倾族西徙，途中又遭乌孙袭击，最后到达妫水（今阿姆河）以北地区，建立大月氏国。《史记·大宛列传》说：“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匈奴进入河西，全部掠取河西走廊月氏旧地，归属匈奴右地，由匈奴右贤王管领。在黑河以西置乐得城，先后由乐得王与浑邪王所居，管领黑河以西地域；在黑河以东置休屠城，由休屠

王所居，管领黑河以东地域。另在今民乐永固城置单于城，供老上单于及其次子右贤王巡幸时居住。老上单于自诩为“天地所生”、“天之子”、“天所立”，故将河西走廊南山喻为天子之山，称为祁连（天的意思）山；将今山丹大黄山喻为天后（阏氏）之山，称为阏氏（焉支）山。老上单于还在祁连山临松薤谷（今马蹄寺）建有避暑行宫，宫墙断垣至今历历可见。从此，祁连山麓，弱水流域，成为匈奴广阔牧场。当时合黎山林木茂密，生长着适宜作弓矢、车辆、穹庐的木材；还产一种鸠鹰，可制箭羽。匈奴右地所需弓矢、车辆、穹庐都来自河西，乐得城是其治铁、制革和兵器制作中心。将当年月氏都城昭武城则辟为对外贸易市场，与康国人结为贸易伙伴，请康居王驻昭武城主持经营对外贸易，接待西域各国商队，匈奴人则抽税并分红，双方得利。日本江上波夫考证说，匈奴以河西畜产品与手工产品换取西域的奴隶、马畜、毡子和毛织物，控制和掌握了一向为月氏垄断的东西方贸易之利。昭武城也成为康国人发祥之地。《后汉书》及《民族词典》记载说，康居王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支庶分王各地，世称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九姓，都以昭武为氏，故称昭武九姓（南北朝到隋唐时期，九姓先后在西域立国）。当时河西匈奴与汉朝以黄河为界，汉朝在陇西郡榆中县（今兰州市）设有“关市”，允许匈奴人进入“关市”贸易。《甘肃民族贸易史稿》介绍榆中关市与匈奴交易物品有铜镜、铜铃、陶器、漆器、丝织品、工具、牛马、粮食、牦牛尾等。匈奴掠卖给汉朝的西域“生口”（奴隶），汉人称其为“昆仑奴”。

由于匈奴的强大，构成了从北面到西面对汉朝的威胁。匈奴恃其强盛，不断侵扰汉朝境域，匈奴骑兵一度烧毁回中宫（今陕西陇县），前锋直指长安甘泉（今陕西淳化西北）。汉武帝为了解除匈奴的威胁，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经康居到达大月氏，因大月氏占领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故地

后，已不愿再攻打匈奴。张骞停留活动一年多，未有结果，只好回国。汉武帝得知大月氏无意报复匈奴后，于元狩二年（前121年）组织了对匈奴的河西战役，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4万余众归汉，河西从此结束了匈奴的统治。匈奴统治河西的时间只有55年。

前面提到的昭武九姓与月氏人本是不同的两个民族。《史记》大月氏条说：“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明确指出康居在大月氏之北，康居则包括昭武九姓。但是我国史学家往往将他们混为一谈。将他们混为一谈的说法首见《隋书》，而《新唐书》承用之，至今仍有沿用。我国历史学家岑仲勉早在三十年代所作《汉书西域传康居校释》及《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中已作考证说明；前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白鸟库吉博士在三十年代也认为将大月氏与昭武九姓混为一谈是“全无佐证的空中楼阁之谈”（《塞外史地译丛》二辑）。五十年代岑仲勉在中山大学《隋唐史讲义》稿中进一步考证说，昭武九姓属吐火罗语系，与月氏无关，月氏西迁妫水流域后，当时九姓胡役属于康居，与南方之月氏各别为国。这一论点后经我国民族史专家翁独健所认定。1987年出书的《民族辞典》中已分别立条并作阐明，兹不复赘。

汉武帝始建张掖郡

王秉德

汉武帝为了解除匈奴对汉朝的威胁，打通与西域的通商路线，于建元三年（前138年）派张骞出使西域，以便联络大月氏合击匈奴。张骞到达大月氏的时候，大月氏已经西迁阿姆河上中游，不想攻打匈奴了。汉武帝始于元狩二年（前121年）派霍去病两次进军河西，迫使浑邪王率众归汉，汉朝对他们作了妥善安置。但当时仍没有在河西设郡置县的意图，而是派张骞二次出使西域，（这是公元前119年霍去病击败匈奴后，第二次出使西域。）招诱乌孙，使之东还河西故地。当得知乌孙也不肯东还之后，才于元鼎二年（前115年）以数万人渡黄河筑令居塞（今永登县境），并在浑邪王当年所居乐得故城“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乐得城泉甘似酒，故以酒泉为郡名。接着移民实边，兴修水利，开展屯田。于元鼎三年到四年，组织军民修成了从乐得县（今黑水国遗址）到乐涫县（今骆驼城一带）的“千金渠”，使农业得到发展。元鼎五年，住在今青海境内的“西羌十万人反，与匈奴通使”，企图遮断令居到酒泉的通道。汉朝急“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十万人平之”。于元鼎六年又派“匈奴将军赵破奴将万骑出令居数千里，以斥逐匈奴。”为了巩固河西通道，同年（前111年）在今武威境内置张掖郡，首县张掖县（在今武威市永昌镇张义村）。当时的张掖郡地域东至黄河，西到黑河，亦说至焉支山（今大黄山），东西千余里，防务

空虚，于太初三年（前102年）以强弩都尉路博得屯居延（今额济纳旗），筑遮虏障。同年秋，匈奴右贤王偷袭张掖，杀都尉，略数千人。被略数千人虽经将军任文尽夺以归，但由此仍暴露出地域辽阔与防务空虚。太初四年，派骑都尉李陵屯军张掖，以加强防务。天汉二年（前99年）秋，武帝命李陵将兵5000人出居延塞战匈奴单于，没于匈奴。为了紧缩张掖防区，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在今兰州境内置金城郡，将张掖郡东部的令居、技阳二县划归金城郡。元凤元年（前80年），匈奴右贤王、犁污王以4000骑分三队，入日勒、屋兰、番和，张掖太守兼属国都尉郭忠击破之。宣帝地节三年（前76年），为了加强防御北部的匈奴，析张掖郡分置武威郡，首县武威县（在今民勤县北），含武力威慑匈奴之意，以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的孙女婿中郎将王汉为首任武威太守。足见汉王朝对这次设置武威郡的重视。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在今永昌设置河西最后一个县骊靬县后，酒泉、张掖、武威三郡地域大调整；酒泉郡治由乐得县移治禄福县，张掖郡治由张掖县移治乐得县，武威郡治由武威县移治姑臧县。调整后的张掖郡辖有乐得、昭武、删丹、氐池、屋兰、日勒、骊靬、番和、居延、显美十县，共有人口24352户，87310人，是当时河西四郡中地域最大，人口最多的郡。调整后的武威郡辖有姑臧、张掖、武威、休屠、捐渠、鸾鸟、朴剽、媯围、苍松、宣威十县，共有人口17581户，76419人。三郡地域的调整，说明了《汉书·地理志》中张掖郡不含张掖县而武威郡中却含有张掖县的原因。以上《汉书·地理志》中对张掖、武威两郡分县的记载，同时也引发出先有武威郡，后有张掖郡，甚至分武威郡置张掖郡等诸多不实的历史记载。

（附记：本刊第三辑已刊杨祖海《张掖郡治考略》，现就汉代张掖郡设置问题再作证补，仅供参考。）

清末王良庆起义的被镇压

——甘州洪帮反清案

曹扶汉

1911年（宣统三年）秋十月，甘州洪帮首领王良庆、赵麻子、黄四进、刘回回、曹老道等在甘州大庙召开“老吆会”坐堂大爷会议，计划于当月下旬举事反清响应武昌起义。会后王良庆等派人用鸡毛传单与凉州、肃州、山丹等地洪帮首领联系，约定到时共同举事。并且在凉州城及一些乡镇张贴标语传单，写有“十月二十五，先杀凉州府，马踏上古城，捎带张义堡”等口号。王良庆与甘州东固城把总强万福之妾素有奸情，遂将甘州大庙会议的密谋泄露于强妾。强妾转告其夫，强万福又密告于甘州提督马进祥。马进祥立即调派甘州巡务营官朱化堂率领巡役先后逮捕了王良庆等29人，并搜获甘州“老吆会”各个山头会盟的盟单及暗藏的枪支。甘州提督马进祥、知府刘廷鼯及知县、守营、守备等文武官吏联合鞠研讯案，即将王良庆等29人押赴甘州市曹皋首示众。同时派人密谕凉州甘凉道司道霍某、凉州提督岳某及凉州知府王少瀛，在凉州上古城捕获“老吆会”成员100多人，集体活埋。4个首领押解凉州，斩首示众。并将关押在凉州监狱的“老吆会”首领齐振鹭于狱中斩首。马进祥、王步瀛等官吏事后才将此案呈报陕甘总督衙门。